

出家

张忌

著



出家

张忌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家 / 张忌著. --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086-8500-7

I. ①出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23222 号

出家

著 者: 张忌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9.5 字 数: 182千字

版 次: 2019年3月第2版 印 次: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500-7

定 价: 4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大方
sight

二〇一五年，我开始写《出家》

/

张忌

二〇一五年，我写了《出家》。

写《出家》的原始动机，其实一直都是有的。很多年前，我遇见一位同学，他当了和尚。那次相见，我们几乎没有攀谈，同学的关系似乎被他身上的一袭僧衣给阻隔了。匆匆而别后，我的心里也就埋下了一颗种子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他身上发生了什么，是什么让他成为一个和尚。我一直想把心底的这个疑问写出来，但却一直没有动笔。

二〇一五年初，《收获》杂志的程永新先生约我给他写一个长篇，用在这一年他们的青年作家专辑里。当时，我便想到了“出家”这个题材，我觉得这个题材在我脑子里盘转了那么久，应该到可以动笔的时候了。可让我尴尬的是，真正动了笔，我却发现手生得很。而手生的最大原因是这个题材需要大量的佛教经验，这一点，我是没有准备的。

有趣的是，随后，我便遇见了我的师兄。我的师兄叫守平，是一家寺院的住持。小时候，他曾是我妈妈的学生。多年未见，他还是很认亲，满口“师弟师弟”地叫。守平师兄和我之前接触的僧人不同，他身上有一些活泼澄澈的东西，让我很喜欢。所以，平日，我也爱往他的寺院里跑。我们总是坐在他二楼的茶室里喝茶聊天，《出家》中那一段打羽毛球的场景，就是喝茶时看见的。那一阵，因为写《出家》，我时常有佛教的东西跟守平师兄请教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当

我写到《楞严咒》那一段时，我怎么都找不到感觉。那一天，师兄留我在庙里吃素斋，在饭桌上，他就给我唱了一段《楞严咒》。奇异的是，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《出家》的写作，突然就开始顺畅了。

《出家》我写了差不多十个月，完成时，已经快到二〇一五年的年底了。事实上，对于《出家》，我自己很满意。我甚至对一个朋友说，在某一些部分，《出家》甚至有些超水平发挥了。随后，我将小说给了程永新先生。但此时，我已经错过了他原本留给我的那一期版面。《收获》版面珍贵，就像黄金地段的房地产，寸土寸金。有时错过了便永远错过了。但最后，《出家》还是发表在了二〇一六年的长篇专号上。我很感谢程永新先生，感谢的并不仅仅是《收获》发表了《出家》，而更是因为他推了我一把，让我有动力去完成《出家》。我是个懒散的人，如果不是因为程永新先生跟我约稿，或许那个写《出家》的念头还沉睡在我的脑海里。

说起《出家》的出版，也是一件趣事。事实上，在签给中信之前，已经有出版社跟我联系，马上要签合同。但就在签合同的最后一刻，那家出版社的领导对题材迟疑了。也正在那个时候，中信跟我联系，并很快完成了签约。现在，《出家》要出新版了。再倒过来看，《出家》这本书，曲曲折折，似乎总有一些波折等着它。但无论怎么变，似乎都是为和中信走到一起做着某种铺垫。就像书里的主人公方泉，无论他经历了什么，最后，他终归还是会到寺院里去。我很喜欢

这种命运感的方式。似乎眼前万水千山，但其实脚下只是一条必经之路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一切《出家》路上帮助过我的人，也感谢所有能够喜欢《出家》的读者朋友。

目
录

1 二〇一五年,我开始写《出家》 / 张忌

1 出 家

285 我看见了我——关于《出家》的对话 / 弋舟 张忌

出 家

1

要不是秀珍的表姐打来电话，我可能早就是个和尚了。我会留着光头，穿着土黄色的僧衣，手上挂一串长长的念珠，慢慢吞吞地走路。

当和尚能赚钱，能赚白布包洋钿的钱，这是阿宏叔亲口告诉我的。阿宏叔是一个寺庙的当家，他的寺庙叫作宝珠寺，就建在赤霞山谷间那块芭蕉形状的平地上，正中三座大殿，左右两排禅房，在群山的掩映下，气派得很。站在金灿灿的大殿前，我疑心以前皇帝住的宫殿也不过如此，可阿宏叔却说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以后，他还要在三座大殿前再造三座大殿，等整座寺庙完工后，他还会在围墙外的那片竹林里造一所精致的四合院，留给自己养老。

阿宏叔像个伟人一样描绘着宝珠寺的宏伟蓝图，我听得入了迷。事实上，我已经十年没见阿宏叔了。十年前，他瘦得像根竹子，可现在，他站在我面前，油光水滑的，像个姑娘一样粉嫩。

阿宏叔说，你跟我去山上做个空班，一天能赚六十元。虽然钱不算多，可总比你闲在家里强。而且，以后你再学会了法器，升了乐众，学会了唱念，升了维那，那些钱就会自己找上门来。

阿宏叔的话深深吸引了我，我的眼前浮现出许多洋钿的样子，它们长出双腿，拥挤着跑到我的家里来。我需要钱，此前我已在家中闲了一年，现在秀珍的肚里又有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。

于是，我便跟秀珍扯了个谎，跟着阿宏叔上了赤霞山。

吃过午饭，阿宏叔便给我剃头，虽然是假和尚，样子总归要有的。阿宏叔用剪子仔细地铰去我的头发，用热毛巾敷软，打上肥皂，然后便捏起剃刀给我刮头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听着剃刀从我头皮上掠过，发出嗞嗞的声音。我觉得牙根一阵阵发痒，生怕阿宏叔手一抖，就将我的头给剖成了两半。

山上显得很安静，院子里有两个僧人在打羽毛球，白色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弧线，不停地飞过来又飞过去。再远一些，有一位胖老太太正拿着一把竹笞帚在清扫观音殿前的台阶，细心听，能听见笞帚和石台阶摩擦时发出簌簌的声响。越过寺庙的围墙，可以看见山，山间有几个人，刚从地里回来，身影在绿荫遮蔽的山路间时隐时现，就像

武侠电影里的侠客一般。

阿宏叔的手法很纯熟，手起刀落之间，让我想起秋天时那些来自台州黄岩的割稻客人。剃刀掠过，我的发茬就像稻穗一样纷纷扬扬地散落到地面上。刮完了，阿宏叔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让我转过身去。他往后退了几步，眯起眼睛看着我的头，就像欣赏一件艺术品。看了一会儿，他满意地说，嗯，很像范。你的头型好，没什么坑坑洼洼，要穿件袈裟，没准比我还像个和尚呢。

我不知道阿宏叔是在表扬我的头型，还是在表扬自己的刀法。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脑袋，只觉得头皮一阵阵发辣，凉飕飕的。看着地上的那些黑发，我心生愧疚，似乎自己欠了它们什么似的。要知道，以前我可从来没剃过光头。

事实上，我有些后悔了。我真的要干这一行吗？我并没有想清楚，此前我只是将做和尚当成一门能赚钱的行当。可真剃了头发，我才心虚起来，我根本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。

我没着没落地回到房间，将头搭在冷冰冰的枕头上，望着天花板，恍惚地觉着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。

凌晨四点多时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阵钟声。好一会儿，我才明白过来这是叫早课的晨钟。我爬起床，急匆匆地穿上僧衣，往外面赶。此刻，天还漆黑，屋外冷风阵阵，打在身上，就跟迎面泼来的冷水一般。我站在走廊上张望，看见大殿的灯已经亮了，住在别处的几

个僧人正零落着往殿里赶。我打了个冷战，清醒了过来。我觉着心里一阵的荒凉，又开始后悔剃光头的事。

穿过走廊，我匆匆跑下楼梯，进了大殿。在大殿里，其他的僧人早已在两边站好，双手合十，神情肃穆。阿宏叔站在两排僧人中间。他的头看上去刚刚刮过，在灯光下泛着光泽，就像河豚鱼鼓胀的肚皮，白得耀眼。

此刻的阿宏叔看上去有些凶巴巴的，面无表情，眼里透着一道冷而不易察觉的光，极迅速地在众人身上掠过，又极迅速地收敛。人齐了，他低垂下眼帘，深沉地唱出一句。

宝鼎热名香，普遍十方，虔诚奉献法中王。

我听不懂阿宏叔唱的是什麼，我只是觉着奇怪，这阿宏叔平时说话并不觉着多少好听，可一唱起来，拿腔拿调，却是十分动人。怎么说呢，那声音就好比做漆活儿时，用最细的砂纸打磨过的木头一样圆润。

我不会念，更不会唱，可站在那里，我也听得入神。我觉得这声音似乎曾经在哪里听过，细腻绵长，这样熟悉，又这样陌生。一瞬间，我百感交集，甚至连眼眶都有些湿润了。

早课罢了，大家便去斋堂吃早饭。吃饭时，我忍不住问阿宏叔，阿宏叔，你早课唱的是什麼啊？

是楞严咒。

楞严？

阿宏叔没作声，叫人去拿了一本经书过来，递给我。书很薄，黄皮的，封面上竖着一行字，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。

阿宏叔告诉我，楞严是一种咒，是最难念的咒。有句老话叫作和尚怕楞严，道士怕普庵。如果一个人会念楞严咒，还能念得好，那他就算是个好和尚了。

2

看上去，秀珍的表姐的确像个奶牛场的老板娘，浑身鼓鼓溢溢的，又白又胖，如果拿针戳一下，没准里面还能流出乳白色的牛奶来。

事实上，我对秀珍的表姐毫无印象，秀珍说我跟她结婚时，这表姐还来吃过喜酒。这些年，她一直在新疆做生意，最近才回来跟人合作开了一个奶牛场。她给秀珍打电话，说奶牛场在城里的送奶站在招人，问我要不要去。那时，我正在宝珠寺纠结当和尚的事，接了秀珍的电话，我没太盘算，便应了下来。说实话，这送奶工虽也不是什么好行当，毕竟算个正经工作。当和尚嘛，我也说不好。

表姐说，送牛奶这活儿，其实挺轻松，一天下来，也就是忙三四